

大家出版社

文学的 菩提树

孙荪著

作者既是评论家又是作家
以随笔文字写作的一部文学创作论
从大处着眼
自小处入手
重在感悟
在现象中体会微妙
于细节处见大观
哲思绵密
文心灵动
文笔恣肆

文学的

菩提树

大象出版社

→ 孙荪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的菩提树/孙荪著. —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1.4

ISBN 7-5347-2588-7

I. 文… II. 孙…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1064 号

责任编辑 王晓宁

责任校对 郭一凡 范秀娟

封面设计 李健强

版式设计 黄桂英

出版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行 大象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0371-5726194

印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5

字数 217 千字

印数 1—3 000 册

定价 16.90 元

目 录

小引	1
文学与仿生学	5
莫名其妙之“妙”	10
异者,亦常也	12
美的,未必是香的	15
世界何其多	18
结构的力量	20
说根	22
生态群落的随想	24
森林·市场·世界	26
知味札记	29
“冰山”的解悟	37
宇宙生成与文艺创作	42
太虚幻境	47
文学的司芬克斯之谜	52
弄假成真	57
解读“魅力”	60
释“缘分”	63
释“觑巧”	70
永恒的困惑	75
诊断“假妊娠”	78

从概念出发的另一解	81
笔设的骗局	85
无中生有	88
“错误”中的创造	91
妙与美的比较	106
一个字的分量	110
说“微妙”	114
说“点化”	118
说出“说不出的好处”	123
暗语	127
天然的神韵	129
以噱为宝	131
笑里藏刀	133
恶毒的情话	135
“胡乱来”与独创	138
心忘方入妙	140
“患得患失”	142
补天	146
长歌当哭	150
纪念忘却	154
拯救灵魂	156
共同挽回的世界	160
诗歌使他灵魂不朽	164
歌唱快乐	166
欲望在想像中的满足	170
想像中的酣畅淋漓	175
形象生成的美学智慧	179
关于分寸感	194

相似而不相同	200
情感的尺度	206
大体须有 定法则无	211
出没的精灵	215
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	230
借勺水兴洪波	239
种子一旦萌发	257
是“谁”叩开创作之门	267
释“骚”	282
两种“春蚕吐丝”	290

小 引

印度佛教故事说,释迦牟尼在森林中苦心修行了6年,然后坐在今印度比哈尔邦迦雅县菩提迦耶村之菩提树下,深深地沉思。于某一夜,突然对于自己所有的探索和怀疑得到了一种最终的确定的澄清,也就是“极妙的、完全的醒悟”,他成为佛,也就是“觉悟者”了。

佛的教义有“四谛”“八正道”等,但并不是一种哲学体系,只是开启悟性的一种手段。释迦牟尼认为自己只是指出成佛的道路,至于每个人如何通过这条道路达到目的地,只有靠自己的努力,而且这也是他个人的自由。

大约在公元1世纪,中国的儒家特别是道家思想家和印度佛教的教义形成了某种交流,发展成一种特殊的宗教修行,这就是禅。禅的通常含义就是“沉思”。它的目标就是佛本身,要得到一种觉悟。或用日本哲学家铃木大拙的话讲,“禅宗就是觉悟的修行”。

中国的禅宗故事说,达摩在嵩山少林寺打坐面壁9年,创立中国佛教禅宗,被尊为西天(印度)28祖禅宗和东土初祖禅宗,他的名字全称叫菩提达摩,简称达摩。

菩提(梵文 Bodhi),意译为汉语,则是“觉”、“智”、“道”等意,用以指豁然开悟,如人睡醒,如日开朗的彻悟境界;又指觉悟的智慧和觉悟的途径。

菩提心,成为佛教对宇宙人生有大觉悟的最高称谓。

菩提树,成为觉悟的象征。

菩提树下,成为获得觉悟的理想净地。

起码,我理解是这样。

我不信佛,也不参禅。但是,我对禅宗觉悟的态度和方法十分心仪。那种通过日常生活的经验获得领悟,和直接点化真理的方法,可以借来参悟文学的规律。我常常怀着虔敬的澄明的心境,在对文学与生活的阅读、联想、体悟中,沉思和把握文学的奥妙。

世上有许多醉心于文学艺术的人,有不少哲人和饱学之士,都想建造文学艺术的理论体系。不仅是想,而且在做,而且已经做了许多,形成了许多体系。其所以这样做,确实有人是受功名心的驱使,但也确实有人并不存直接的功利心,只是为了参透其中的奥妙,幻想建一座通天塔,使大家都能轻易地抵达顶峰,看透一切。

为了营构自己的体系而长期孜孜不倦的人,自有值得敬佩的地方。我自己也一直为此而努力。

但我有时也觉得,这多半有点“过于执”了。建立文学理论体系的努力,成功的可能性往往是比较小的。

文学本来是人类想像的产物。是白天忙碌完了以后8小时以外的活动;是狂欢节以后把狂欢的那一套通过嘴巴和文字继续下去的试验;是困境中胡思乱想、想入非非的产物。在比较的意义上,文学是一些不那么正经的不那么认真的不成体系的事儿。

谁愿意一天到晚正经八百地读那种正经八百的小说呢?

当然,也有用小说办“正经事”的,即所谓“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把小说做成“大说”,做成“政治”,但文学的基本天性是自由自在、五花八门地闹着玩,给人类带来快乐,给人的心灵之花浇点水,补充一点营养,也给“大说”作一些另外的补充。

这样,文学的奥妙,也必定是五花八门,五光十色,五彩缤纷。

面对着这种复杂和丰富,一个人的阅读和体悟是有限的,一个人的才情当然也是有限的,真正的奥妙能把捉住多少呢?

只有一个法儿比较可靠,捉住多少算多少。

我在企图营构文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常常为一得之识、一孔之见、一点火花的闪耀、一瞬间的灵感冲动,而快乐,而激动,而飞扬,甚至陶醉。我很看重这种吉光片羽,零金碎玉,它们往往会成为艺术精灵腾飞的动力源泉,成为营构理论大厦的砖瓦木石以至栋梁。

我珍视它们。在一篇文章的题记中,我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总是被体系所困扰呢?古来多少大厦都坍塌了,但零金碎玉依然闪着光。”所以我每遇到它们向我袭来的时候,总是细心地收集并且加以珍藏。

久而久之,我的积存多了起来。我也因为传统治学观念的影响,总希望将来拿它们一起纳入体系中才去发表。所以,许多就一直存着。最近,进行世纪末学术“盘点”,重读这些札记,觉得这些所谓小打小闹,其实是在努力地以小见大,由实出虚,在重大的理论背景下,力求有所发现,有所发挥,有所辩证,有所补充。

我好像在文学艺术的大象面前,一条腿一条腿地抚摸,一只耳朵一只耳朵地察看,不求一下子洞彻,只求点点滴滴地领悟,以逐渐接近全貌。这些管窥蠡测,一孔之见,与随笔式文体约略适合,这也就形成了这些文章的特点,有的是随着性儿

恣意地展开,有的则没有展开,只是点到为止,不求全面,只求一点上有所推进。若要加以提纲挈领的话,可以说在如下方面,使用心力较多,有些值得注意之处:

在文学艺术创作与生活自然之精神精髓的联系上,通过联想,打通一些通道;

在难以言说的创作秘奥中,抓住一些关节,说出其中的一些奥妙;

贯通全体的有一个核心字眼儿:妙。对文学艺术之妙的体悟。

如果读我的书的读者,当然也包括作者,能够时不时地产生一点会心的微笑,再加上一句:“啊,没想到!”那我就算满意了。

悟道的菩提树,不仅仅在印度比哈尔邦迦雅县菩提迦耶村。

文学的菩提树,在我们每个人的慧心中。

我们每个人,都会找到觉悟的智慧和觉悟的途径。

觉悟的过程,离不开人与人的相互切磋和激发。本书的编定,就是在周常林兄睿智的指点和王晓宁先生精心的编校中实现的,我衷心感谢他们二位,以及大象出版社的友情。

2000年9月19日于一心斋

文学与仿生学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曾经登了一则消息，那题目吸引了我：《怎样像鱼一样飞行》。

怎么会是这么个题目呢？

原来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发现，它甚至可能要使半个世纪以来基本形式没有变化的飞机机翼有一个崭新的面貌。

这是由一个叫冯达姆的航天工程师在对鱼尾鳍的观察中得到启示的。

冯达姆看到许多高速长途游弋的海洋动物，其尾鳍形式都是与众不同的新月形，逐渐变细，形成一种掠的末端。他在雨燕和其他食虫鸟类的翅膀上也看到了同样的后掠形。

使冯达姆感到不解的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设计飞机的标准空气动力学原理说，新月形并不很好，而椭圆形机翼是阻力最小的。他重新计算了新月形机翼的功能，发现比常规设计减小阻力近10%。

于是，冯达姆提出按照鱼尾鳍的新月形来改变机翼形状的设置。

这是在科学技术上，运用仿生学的一个例子。

这消息引起了我对仿生学的兴趣。

什么叫仿生学?《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上解释说,这是一个由美国军官斯蒂尔少校于1958年首创的词,成了一门横跨多门科学的边缘学科。仿生学研究如何制造具有生物特征的人工系统。它在生物中寻求启示以求制造人工系统时参考。

仿生的仿,即模仿,这是仿生学的基础。直接的模仿常常有效。如模仿海豚皮制作的鱼雷,外壳减少了前进阻力;船舶采用鱼尾形推进器可在低速下取得较大推力。但是仿生学的模仿很少是细节性的,而多采用生命系统的构造和工作原理。飞机机翼的设计思想来自鸟翼,但人们又在努力寻找其他的推进方式,包括上述的鱼尾鳍式。

这种仿生是通过研究和发现鸟类、鱼类和其他生物运动中的空气动力学的秘密,然后作为科学依据运用在技术创造中而实现的。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仿生学目前探索的主要领域是生命过程中的信息处理和能量转化。

由这一点对仿生学的粗浅了解,我想到文学艺术。

文学艺术其实也是一种广义的仿生学。

文学艺术不仅可以从活的生物中寻求启示,而且可以从整个自然界包括山川河流建筑田园摄取灵感。生物界和自然界不仅为细节的写真提供直接的模仿范本,而且在审美整体的把握和内部构架,以至气势、节奏、韵律、韵味等方面,都为创作者提供了基本源泉和第一推动力,以至好像准备好先验的图式似的。

比如小说和戏剧结构的宫殿式、花园式、连环套式、单线式、复线式、橘瓣式、峰回路转式等,又如悲剧、喜剧、闹剧、滑稽剧等等,再如风格上或大江东去,或小桥流水,或湖或海等等;这一切似都可找到仿生的影像,找到创作者和创作对象之间从外在到内在的相似性和同构对应性。

文艺创作与仿生的关系,文学仿生的特性,其实只要举一些具体的实例便可说明。

具有很高艺术修养的宗教家或者说是宗教文艺家们,为了表达自己的内心体验和信仰,同时也为了引导人们信仰宗教以求永恒,他们常在自己布道演说或诗文中,描述人生的脆弱短促,尘世生活的虚妄。这种描述常常引用大量的自然景象作比,诸如人生如梦、如泡、如影、如露、如电、如云、如枝头花、如月下雪、如风中叶,还有,如焰、如响、如聚沫、如梦中境、镜中影、水中像,等等。而对难以言说清楚的“内虚外静”的“入道之径”,则也借助于形象的可感知易把握的景观作比,比如说是“如水凝澄,万象光映。其意不沉,其心不浮”;“无心应物,缘化万有。水月空华,形象无主”。著名画家唐伯虎自号“六如居士”,其“六如”即取义于《金刚经》上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另有一种译本,在“六如”之外又加“如灯”、“如星”、“如云”,合为“九如”。

如果只把这一些看做一种修辞手法,赞赏这些富有智慧的比喻,那就显得肤浅了。这是比方,更是充溢着审美情感和哲理体验的境界。它借用人们异常熟悉的具象的景观把人们带入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境界,和人们的体验打通,从而获得抽象的“理”与“道”的感悟。实际效果是:作家艺术家借仿生以造境,读者和观众缘仿生而升华。

不仅在艺术创作中随处可以碰到这样的范例,文艺批评家也常常运用这种仿生学的方式来参悟艺术创作的底蕴,以具有对应性的鲜活形象的事物来启迪读者的想像和神思。

毛宗岗批注《三国演义》即常用此法。他在评说《三国演义》的笔法时,一连指出其 15 条妙处,全用活泼泼的比方。

比如说小说的总体构思,“有追本穷源之妙”,“叙三国而追本于桓灵,犹河源之有星宿海”。说小说的结构,“有巧收幻

结之妙”；说人物设置，有“以宾衬主之妙”；说情节组织，“有同树异枝、同枝异花、同花异果之妙”，“有星移斗转、雨覆风翻之妙”；说其文气，“有横云断岭、横桥锁溪之妙”；说其闲笔与正文，小波与大澜，“有将雪风霰、将雨闻雷之妙”；说其先声与余势，“有浪后波纹、雨后霖霖之妙”；说其情节节奏，“有寒冰破热，凉风扫尘之妙”，“有笙箫夹鼓、琴瑟间钟之妙”；说其用伏笔，“有隔年下种，先时伏著之妙”；说其篇章之间的照应，“有添丝补锦，移针匀绣之妙”；说其详略虚实，有“近山浓抹、远树轻描之妙”；说其内在的对应，“有奇峰对插，锦屏对峙之妙”。等等。抽象的理论评说，全成了形象生动的图画描绘。

这些描述，有一个共同的思维特点，即把文学艺术作品看做有机的生命体，而这生命体是和整个自然界，包括全部生物界特别是人类有着对应同构的生命原理。

一位意大利作家说，宇宙就是一个庞大无比的“子宫”，她里面孕育着生生不息的万物。

其实完全可以说，在创造生命有机体的意义上，作家也是一个母体。宇宙中的自然景观，与地球上的人事变化，是相关的。因而它们之间可以而且应该打通，打通了，艺术创造的活水才会源源而来，艺术机体才会灌注勃勃生气。

当然，这中间藏着一个大机关，一个大功夫。

艺术创造的源泉和动力，并非仅仅在艺术自身。艺术要从非艺术那里获得参照，获得启悟，打通其理，贯通其道，才能由此而及彼，举一而反三，增加创造的机缘，找到创造的门径。

因此，参透人生，领悟自然，熟贯百业，是艺术家的首要功课。首先是生活着的人，然后才是艺术家，而不可能是相反。

我们在这里似乎又回到生活是创作的惟一源泉这个命题上了。其实，不是这样简单。

我们要强调的是，创作主体对客体的发现和感悟能力。

作家祖慰曾经把他(即作家)与野生动物的关系,说成是经历了“吃生”、“喻生”和“仿生”三种关系状态。他解释“喻生”主要是“舍肉取形”,以鲜活形象具有超时空性的比喻来描绘新的形象或抽象的思想;而“仿生”则是“以形象取神”,在生物的关系中领悟人际关系中的人情世故和人生哲学。

祖慰的这一见解和体验具有开放性和新鲜感。这显然来自于现代宇宙意识和生态意识,以及现代科学中争奇斗妍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现象,对作家的冲击和启悟。这是文学意识上的新信息。

只是我想补充的是,“仿生”的要义是“创生”,“仿生”之后或者同时,就是“创生”。文学艺术家对自然生物以至宇宙万物新的外在形象和内在关系结构的捕捉和发现,都是一个审美的过程,其结果必定是新的创造。

这个课题,价值很大,很有意味,值得深究。

莫名其妙之“妙”

小时候，在农村，夏日暴雨暂停，常常急不可待地冲出家门，跑向野外。有时要到大树下捉知了，却往往遇到这样的情景：一近树下，则忽然树上落下一阵雨滴，急忙离开，雨滴立即停下。

怎么回事？这树有知觉？抑或原本就是精灵？它被暴雨浇得生了气，不愿意有人接近它？我是小孩又未惹你，你有气也不应对着我！

冬日雪中，也有类似情景：忽然走到树下，也会有雪絮簌簌落下，塞你一脖颈，逼得你慌忙躲开。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始终不解，只是惊奇和纳闷儿。

后来看到有人记述到中亚的斯里兰卡所遇情形，比我的记忆更其惊人。

盛夏的中午，在斯里兰卡首府科伦坡大街的林阴道上，突然有雨水打在行人的头脸上。等人急忙打开伞，或慌慌张张想找个地方，避避这意想不到的急雨时，却发现周围依旧干燥，天气晴朗，赤日高照。行人不禁莫名其妙。

不过，人家对这“莫名”作出了解释。原来，这里生长一种会下雨的树。这种树的叶子有一尺多长，中间凹陷，四周微微隆起，像安徒生童话里的花一

样,会垂下来也会伸开来。每当夕阳西下,它便开始吸收周围蒸发出来的水分,把它们收藏起来。一到中午,炎日当空,叶子受热,它的细胞舒展开来,水便一泻而下,洒在行人的头上,使人始觉受惊不小,继则感到清新和舒适不少。

不过,这解释似还不能解释我在中原夏雨冬雪中的经历,虽然也有一点类似。解释不清也就解释不清吧,这也许正应了一句颇得美学意旨的话:莫名其妙之谓妙。反正世界恍若一童话,或者世界就是一童话,那也未可知。要不,文学家特别是小说家、童话家又怎么吃饭呢?